





五行志二第十四

後漢書十四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梁劉昭注補

五行傳曰棄法律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

逐功臣

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象主

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廚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

殺太子

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太子

以妾為妻

鄭玄曰君

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於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謂火失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

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

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



不能瞭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厥咎舒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竝不

瞭則舒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搖鄭玄曰君臣不厥罰常燠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厥極疾鄭玄曰長氣失

時則有草妖鄭玄曰草視之物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曰

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時則有羊禍鄭玄曰羊畜之時則有赤眚蠶螟蟲

赤祥惟水沴火羸蟲劉歆傳以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

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

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以明為德而主

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

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維

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二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闕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

帝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閤火是時和帝幸鄧

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

后挾偽道事遂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立鄧貴人為

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

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



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

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永初二年

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二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州叛羌為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

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是時

羌叛大為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

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

燒宮藏財物盡四年河南郡縣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火

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廡舍殺人也

尉李固以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福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

臣昭案楊厚傳是災

先是爵號阿

母宋娥為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為襄邑侯追號后母為開封君皆過差非禮

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

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為火

所燒

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

後四

年宮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



亳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爲后上以后母宣爲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闈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

後鈞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

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

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水冰暴風折樹又九州郡並言隕霜殺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水爲之冰夫氣和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袁山松書曰是

時宦豎專朝鈞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爲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陳蕃諫曰楚女

悲而西宮災不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

南宮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

起榱題數百同時竝然若就縣華鐙其日燒盡延

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

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

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

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眾雖頗有

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海杼袖空

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已復禮虐侈  
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鴟  
都竝受封爵京都為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  
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為故焚其臺門祕府也  
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

京都為丘墟矣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

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于朝武丁有雉雉登于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戒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寔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起宮



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齋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稷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董甫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二年董卓見殺

臣昭案劉焉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度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

而記不錄云越絕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

也冬溫而世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以為嘉

瓜或以為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

時閻皇后初立後閻后與外親取寶等共譖太子廢

為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永元

七年三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為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為五枝皆皆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

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

許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

鬚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

木生人狀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記之時克斥尤甚遂窺聞



宮嬪剽虐百姓鮮甲之徒踐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

豎根在上

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

縣界

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陽武城郭路邊

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

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

足翅皆具

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也

近草妖也是歲

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將軍領

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

弱自此始焉

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眾怙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

迎助謂為離德棄好即戎吏民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

魏志

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

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

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蠶盡餓魂餒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

邪妖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

月又集新豐時以為鳳皇或以為鳳皇陽明之應

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

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



屬取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  
愆之異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  
以為羽孽似鳳翱翔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之於故傳記者以  
為其後章帝崩以為驗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  
翔殿屋賈逵以為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  
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  
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  
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竝為妖一曰鸛鸛鳩喙圓目身義戴  
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早役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頸大翼大脰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早之感也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

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鸛鸛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巴氏時以  
為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  
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朗對策桓帝時雜入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於新城眾鳥隨之  
時以為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  
孽之時也眾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  
小爵希見梟者競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  
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



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  
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  
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  
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  
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八縣  
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元年三  
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  
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鶩集鄴宮文昌殿後  
池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  
脅骨也  
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  
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

梁氏誅滅

五行志二第十四

後漢書十四



五行志三第十五

後漢書十五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魚孽

梁劉昭注補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

鄭玄注曰虛危為宗廟

廢祭祀鄭玄曰牽牛主祭祀

逆天時

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為正月在亥枵殷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

運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

則水不潤下

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

既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

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

太公六韜曰人

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

又曰聽之不聰

是謂不謀鄭玄曰君

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共範曰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

厥咎急

鄭玄曰君臣不謀則急矣

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下也顛事有知不云謀也

厥罰恒寒

鄭玄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厥極

貧鄭玄曰藏氣失故於人為貧

時則有鼓妖

鄭玄曰鼓聽之應也

時則有魚孽

鄭玄



曰魚蟲之生水而遊於水者也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開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病鄭玄

曰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

為介蟲之孽謂蝗屬也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

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引農都尉治折為水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

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

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今得復熾元元

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

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

其強御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

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廢之痛骨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

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况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狽之意徵倖之望

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

制御之道令得復曰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

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論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為蠹賊有大小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

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與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

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

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救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朔災豈况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

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隨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

有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為河堤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後漢書卷之五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

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

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

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

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

國邑隕霜殺穀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

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竝作

威競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東觀

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

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曰先是恭懷皇

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

舅三人皆為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

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

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眾怨鬱積故陰陽不

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大水傷稼董仲

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

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競出突  
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  
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  
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  
沒民人謝沈書曰死者以千數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  
者小人專制擅權妬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  
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為災

二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莢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為災也

三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云二郡

五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

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水

當為

是時鄧太后猶專政

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流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為血兵且起

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信江京樊

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

臣昭案左

雄傳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禾稼楊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累水殺千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

時帝幼梁太后專政

春秋漢合孽曰九御向黨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

則陰類強河決海澹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在殺故太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

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畧

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

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案本紀又

南陽大水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

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

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

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

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為漢嗣

即尊位是為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

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禱於龍壩五月山水大

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琊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

亂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琊井中冰厚

尺餘袁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謫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也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養畜對策曰當溫

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

郵曰陰氣之傳精凝合生雹電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輿參駟房社之內歡欣之

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威易讖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揚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茲當雨不雨故反雹下

也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



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雨雹蝗易  
緯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為兵強臣  
逆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  
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二年雨雹大如雞子 三

年雨雹大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為雹陰脅陽也是  
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及雞

子殺六畜 古今注曰樂安雹如杆殺人京  
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

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  
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子

彥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  
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也 三年雨雹大如

雞子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是

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

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

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

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

為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

皇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

生百餘日立以為君帝兄有疾封為平原王卒

皆天無嗣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一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有石墮地四

昭臣

案天文志末已載石墮未解此篇所以重記石與雷墮俱者九月雷未為異桓帝亦有此墮後不兼載於是為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

四年五月戊寅頽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鑽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

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螫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貫謫罰災則消矣

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雋雷

七年十月戊子

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

亥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

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閭顯兄弟更秉



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

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二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

梁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

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

响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

千寶曰論語摘輔像曰山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鼓哭閉衡夷度禁合兵王作時天下尚亂豪桀竝爭曹操事二表於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亂眾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為爪牙而祖與孫氏為深讎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荊州逐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共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度禁合

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荊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荊州為劇故山鳴之異作其域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

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竝薨京房易傳曰海

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為徵寧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為災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

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知農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二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兗



豫謝沈書鍾離意譏起北宮表云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飢死縣數千百人

八年五月河內陳

留九月京都蝗 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

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

十餘年識曰主失禮煩苛則早之魚螺變為蝗蟲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

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為貴今蝗蟲四起此為國多邪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

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

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

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 二年六月京

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養奮對策曰佞邪以不正食祿饗

所致謝承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  
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  
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竝出討  
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  
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  
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  
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  
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  
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為府

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

承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五行志三第十五

後漢書十五



五行志四第十六

後漢書十六

地震

山崩

地陷

梁劉昭注補

大風拔樹

螟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青黃祥惟金水木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為羸蟲之孽謂螟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為寇害至南



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沒

章帝建初元年二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  
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圻畔震起山崩淪  
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以受禍也後五  
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  
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鞬叛遣使發邊  
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  
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奪竇氏權德之  
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竝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  
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  
法當安靜今廼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  
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中太后崩安帝廼  
得制政於是陰類竝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

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  
壞城郭室屋壓殺人  
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  
人及阿母聖等讒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  
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皆得用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  
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太尉  
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帝既崩  
閭太后攝政兄弟閭顯等竝用事遂斥安帝子  
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  
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  
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  
爲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構姦

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  
地震是時太尉王龍共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  
權欲奏誅之時龍共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  
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  
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  
餘騎入金城塞爲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從去年九月以



來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圻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冲爲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冢尚書欒巴諫事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廼出巴免爲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熹二年廼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德之竝使用事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色立以爲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劉向臣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為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肖相從也是時南單于眾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



填谿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其

後二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羣起劫畧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雋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閭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黃門

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閭后兄弟明年閭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

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曰為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是上帝示象以誠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逵遂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為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

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泣反氏地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專恣



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常侍黃門不果更爲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以清和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爲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爲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瞽霧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雒水



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  
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  
不錄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  
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爲害是時靈  
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

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爲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  
都護戊己校尉固適還而西域叛殺都護陳睦戊  
己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  
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以宋  
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  
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霜霜也或曰是年六  
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五行志四第十六

後漢書十六

五行志五第十七

後漢書十七

射妖  
人化

龍蛇孽  
死復生

馬禍  
疫

人疴  
投蜺

梁劉昭注補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

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人君

厥咎眊

尚書大傳作稽鄭玄曰稽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

厥罰恒陰鄭玄曰王

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

厥極弱

鄭玄曰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易說

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

時則有射妖

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

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鄭玄曰龍蟲之生於淵行無形遊於

天者也屬天地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時則

有下人伐上之病鄭玄曰夏庚勝說伐宜為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併

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者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

身體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食闕竝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

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食太白失行皇君也極中也既不明也說

曰此診天也不言診天者至尊尊之辭也春秋王師

敗績以自敗為文

恒陰中興以來無錄者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郎顛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不雨亂氣

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

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前以射近射

妖也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箭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

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

令悉會發所劾時為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

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

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劾曰

丞相邴吉以為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

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

達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惠太豫况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

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

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

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



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應邵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為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為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

干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

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也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

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袁山松書曰襄楷長可百餘丈

以為夫龍者為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

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

臣昭曰夫屈申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橫強之畜易

况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例斯眾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為迂濶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

上言內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

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

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聞郡欲以為美故言

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

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為妖孽而民



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

任宦者王室微弱

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

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奐上疏陳蕃實武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敦煌實錄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見而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

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

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

禍也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

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

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

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為所殘殺而

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

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光和中

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鬻殺人是時公卿大臣

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

去廬舍

靈帝建寧二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臣昭



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  
經天亘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  
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為陰  
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  
人時宋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宦無所厝心失以宮房之愛惡亦不全  
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嬖豎  
之意夫敢  
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  
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

應邵時為郎風俗通曰劬故往視之向在其有人也走漏汚處膩流鹿壁  
有他剝數寸曲折耳劬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  
也以見于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扞難禦侮必示於東東者動  
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到

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  
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

牽而勝之

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  
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

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

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

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

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

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

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况今將有狂狡之

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

亂竟破壞

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  
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阿問汝何等白衣妄入宮



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劬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聞乘輿廢帝殺后百官總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蘭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平袁山松曰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劬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溥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教我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藉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

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宮既奪漢之徵至後宮而謹呼終亦禍廢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

體化為龜龜者元也入於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於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龜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旁續推求斯異女為曉著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



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  
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  
故以其家杉木椁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  
有行聞其家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

發出遂活

干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

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  
金寶盜發冢剖棺斧數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  
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  
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為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  
見外兄劉伯文為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  
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寸餘日形體又當  
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  
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斂當作何  
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

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為伴輒令黑過救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  
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  
太守慨然歎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蔡仲雖發冢為鬼神所使雖  
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  
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  
文書也表文字猶在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  
案行當以八月八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  
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  
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  
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我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  
來春大病與汝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  
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  
方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家者宮人猶活既出平  
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  
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明友奴家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  
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間無正住處遂不知  
在所

七年越雋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



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休曰

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為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

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

焦心以為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穰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

從駕左右行憲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憂遣大臣竝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

蠲猶為謹謫况以太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聞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聞恭陵神道陛下

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螫則死民不疾疫又隨以喪厲氣

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於下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瘟也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魏陳思王常說

疫氣云家家有殭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舉族而喪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隴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  
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

案邕集稱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

外苦兵

變不穴生占不穴言

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祗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

踰制以昭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

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為大將統兵其年宮車晏駕白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為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

袁山松書

曰是年七月虹晝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五行志五第十七

後漢書十七

五行志六第十八

後漢書十八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梁劉昭注補

光武帝

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

建武二年正月甲子

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

杜預曰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

日蝕蝕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蝕為文闕於所不見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為說此偏舉一隅未為通證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廣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

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

君之象君道有虧為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

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矣

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



星變色微赤不  
明七日而蝕  
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

之國春秋漢合尊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

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

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蝕則修德月蝕則

修刑彗星見則修和諸象附從則多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

則咎害除孝經鉤命決曰日蝕修孝山崩理惑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

未除虛危齊也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

步許降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延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卯蝕雷不在柳

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

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古今注曰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旱多史官

不見郡以聞本紀都尉在尾八度朱浮上疏以郡縣數代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亥日蝕天人崩鄭

也君亢急臣下促迫在畢五度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冬

盧芳所置朔方雲中太守各舉郡降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

六月癸丑十二月辛亥並日有蝕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丑在昴七

度昴為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

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未蝕天下多邪

氣鬱鬱蒼蒼京房曰君責



衆庶暴害之

在胃九度胃為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以穀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隕心奉祖宗之道有關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二月戊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搖侵兵強一曰主兵弱諸侯強

在畢十五度畢為邊兵其冬十月以武谿蠻夷為

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

古今注曰二十六年二月戊子日有蝕之盡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巳蝕下有敗兵

在東壁

五度東壁為文章一名姬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真偽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為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酉蝕連陰不解淫雨毀山有兵

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



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度斗為廟主爵祿儒說十一月甲子時王日也又為星紀主爵祿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申蝕水滅陽潰陰欲翔

在氐二度氐為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古今注曰四年八月丙寅時如

未日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候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時雒陽候者不見

八年十月古今注曰壬寅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寅蝕天下苦兵大臣驕橫

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荆坐謀反自殺

十三年十月古今注曰甲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辰蝕四騎脅大水在

尾十七度京房占曰主后壽命絕後有大水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午蝕久旱穀不傷在柳十五

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

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

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辰蝕彗星東至有

寇兵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羣臣

爭經多相非毀者又別占云庚辰蝕大旱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未蝕大水在翼六度

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年正月蒼薨

古今注曰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佗官

以聞日在氐四度星占曰天下災期三年

和帝永元二年壬午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午蝕久雨旬望史官不見

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京房占曰三公與諸侯相賊弱其君王天應而日蝕三公失國後旱且水臣昭

以為三公宰輔之位即實憲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戌蝕有土殃主后死天下諒陰京房占曰婚嫁家欲戮

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為太

后族是月十九日案本紀庚申幸北宮詔捕憲等庚申是二十三日上免太后兄

弟竇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感迫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亥蝕子為雄在觜觶為葆

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妬之象是

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

陰后妬忌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為斬刈

明年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溫禺犢王烏

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度荊州

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為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非無議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

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

倉廩為虛古今注曰三年三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月王者

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

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

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預乘陽故夷狄竝為寇害西

邊諸郡皆至空虛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申蝕諸侯相攻京房占曰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

賊後有地動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子蝕宮室內姪雌必成雄京房占曰妻

欲害夫九族夷滅後有大水在尾十度尾為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

上甚幸閭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為繼嗣禍也明

年四月遂立為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讒太子

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為王者明



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京房占曰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盜竊

以為積天子未知日為之蝕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

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

見張掖以聞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攘石氏占曰王者失禮宗廟不親其歲旱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昏狀古今注曰

星盡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在須女十一度女主惡之

後二歲三月鄧太后崩李氏家書司空李邵上書曰陛下祇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

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

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為尤深地動之戒搖宮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今乃專恣搖

動宮闕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為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為較明譬猶指掌宜察宮闕之內如

有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為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

后兄弟羣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時度遼將軍導多興師重賦出塞妄攻之事上深納其言建光二年鄧太后崩上收

考中人趙任等辭言地震日蝕在中宮竟有廢立之謀邵乃自知其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消京房占曰君弱

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石氏占曰日蝕張王者

失禮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京房占曰骨肉相賊後有水在氏

十五度氏為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中常侍江京

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廢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西酒

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案馬融集是時融為許令其四月庚申自縣上書曰伏

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臯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性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第氣于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畧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眾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勲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塵穢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

美近功忽其遠則各不相大疚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于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士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厄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眾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晉潭巴曰甲戌蝕草木不滋王

命不行京房占曰近臣欲戮身及戮辱後小旱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亥蝕匿謀滿玉堂京房占曰君臣

別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

案張衡為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方覺

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為可救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十一度

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侍張達等謀譖

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達等伏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己丑蝕天下唱之

在東井三十

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其秋西

羌為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後

宮繼嗣之宮也以為繼嗣不興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

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卯蝕有早有兵京房占曰諸侯欲戮後有裸蟲之

殃在東井二十二度例在永元十五年東井主法梁

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

不見廣陵以聞

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以剛卒以自傷後有水

翼主倡樂時上

好樂過

阮籍樂論曰桓帝聞琴悽愴傷心倚展而悲慷慨長息曰善乎哉為琴若此一而足矣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角鄭



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劫殺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二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在永元四年後二歲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

梁冀別傳曰常侍徐璜白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見輕璜名太史陳援詰問乃以實對冀怒援不為隱諱使人陰求其短發擿上聞上以亡侯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醢上送暴

室今自殺家屬被誅吕太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卯蝕臣代其主

在營室三

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為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壬子蝕在妃后專恣女謀主

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未蝕王者崩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以聞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酉蝕女謀主谷永上書飲酒無節君臣不別姦邪欲

起傳曰酒無節茲謂荒厥異日蝕厥咎亡靈帝好為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度是

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蔡邕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憤

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咎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谷永上書賦斂滋重不顧黎民

百姓虛竭則日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

有蝕之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是月上聽讒廢

宋皇后

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己過午既蝕之後雲霧掩曖陳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雒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

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河決海久霧連陰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其月浹辰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室四

度潛潭巴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是時李傕郭汜專政袁宏紀曰未蝕八刻太史令王

立奏曰日晷過度無有變也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曰立伺候不明疑悞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



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幾焉能無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庚午蝕後火燒官兵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未蝕行義不明

在尾十

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己亥蝕小人用事君子繫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

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

畢八度

古今注曰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在南北面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己皆解也

畢為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

星德傳史曰白虹貫下破軍晉分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

元年正月壬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入七年

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有白虹貫日殤帝延平元年六月

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備背兩珥十二月丙寅日暈再重中

有背備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日有白虹

貫交暈中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暈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案郎顛傳陽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檀傳永建五年白虹貫日檀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為雲立為虹蜺離為倍備分為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編刺日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備如淳曰蝮螭謂之虹雌謂之蜺向外曰倍刺日曰備在傍如半環向日曰抱在傍直對曰珥



孟康曰僑如僑也宋均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

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

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其占曰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

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數矣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勢奪羣臣以讒術色

赤如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大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

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為賊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光天下變枯社稷移主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春秋

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子又云日已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不出二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也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春秋感精符曰日黑

則水淫溢

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廼

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法橫殺下多

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子天子命絕大臣為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填星之變易讖曰聰明

蔽塞政在臣下婚戚于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袁山松書曰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

吳書載韓馥與袁術書曰凶出于代郡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古今注曰光武建武

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日中星黃往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

袁山松書曰興平二年十一月月在太微端門中

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  
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贊曰皇極惟建五事克端罰咎入診逆亂浸干火  
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災以觀

五行志六第十八

博

圖

後漢書十八





